

1982—4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5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资料

总 5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89千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200册

统一书号: 11190·109 定价: 0.89元

目 录

蓝朝鼎起义军在雅安	李有明整理 (1)
归德府军务探报	姜簏 (23)
李盛铎电稿	(35)
清末民变年表(下)	张振鹤 <u>丁原英</u> (77)
黄兴等电稿	(122)
李岐山传略	景定成 周师文 (153)
我在反袁战争中	樊崧甫遗稿 樊元武整理 (161)
梁士诒与本田亲清谈话	(165)
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	(171)
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	叶恭绰 (173)
大树堂来鸿集	吉迪整理 (180)

CONTENTS

Insurrectionary Force of Lan Chaoding at Yaan	Compiled by Li Youming (1)
Confidential Reports on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Prefecture of Guide	Jiang Chi (23)
Drafts for Telegram by Li Shengduo.....	(35)
A Chronological Table of Mass Uprisings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Part II)	Zhang Zhenhe and <u>Ding Yuanying</u> (77)
Drafts for Telegram by Huang Xing and Others.....	(122)
Brief Biographies of Li Qishan	Jing Dingcheng and Chou Shawen (153)
How I Behaved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Yuan Shihkai	A Posthumous Manuscript by Fan Songfu
.....	Compiled by Fan Yuanwu (161)
A Dialogue between Liang Shiyi and Honda Shinsei	(165)
A Contract for a Loan from Japan by Cen Chunxuan	(171)
Recollections of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Restoration Conducted by Zhang xun	Ye Gongchuo (173)
Letters from Da-Shu-Tang(Tall-Tree Study)	Compiled by Ji Di (180)

蓝朝鼎起义军在雅安

李有明整理

说明：本文是清人无名氏手写本，原名《名雅遭贼记》，为研究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蓝朝鼎、李永和农民起义的史料。

这件手稿，是四川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同志1978年清理古旧书时发现的。原书为楷字抄写，有水渍和损坏处，有的字迹已难辨认。内容分三部分。一为《名（山）雅（安）遭贼记》，二为《贼复至纪略》最后一部分为讽刺诗和对联。所记史事为咸丰十年三月十四日至六月十六日蓝朝鼎起义军在名山、雅安一带作战的情况，有不少新的史料。所附当时雅安知县何鼎勋写的《雅安围城记》和《雅安河防记》（抄本），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名雅遭贼记

咸丰十年庚申。前三月十四日，名邑乡约杨黑乌龟、及付〔附〕生邓凌霄、松柏店郑子明倡首叛。逐去县官杜，迎贼匪蓝大顺于蒲江。时蓝大顺烧毁蒲江，随到邛州。郑子明系是外号。伊父国安，武生。伊儿士哲，文生。父子俱有声名，与邓凌霄等把持公事，凡有所言，县官无不依允。谋逆之端，由来渐矣。二十日，贼匪长驱至名，据城邑寇雅。我县主何公讳鼎勋□□募烟帮客勇数百及练勇、团勇，拒守金鸡关，屡战皆捷。不数日，杨、邓、郑三人皆来雅作奸细，俱被□□□□□不得遽入关者，由我府主张公、县主何公□□在念思患预防。自去岁叙府被李短搭搭围困，已招练勇操演防备，凡守城之具，预备齐整，鞠躬尽瘁，不暇寝食。自前三月十四日即率民日夜守城，到处

关隘每日皆有拿获，审讯明确果系贼匪者，立时斩决。杀上坝乡李乡约、李乐斋。李乐斋本城内李应陞季子，习异端。迁上坝乡糕梁溪为教首，党羽甚众，与李乡约等蓄异谋。名邑杨黑乌龟等举事，致书于李乡约，叫伊以领团为名，来城请县主出城点团、突将县主刺杀。放火金鸡关，兵勇必来救火，无人守关，名邑贼众一涌而入，取雅易如反掌，此绝计也。幸天默佑，令李乡约之兄先出首禀官，一同擒获斩首。

闰三月初一，烟帮及团练欲一战取名山，直至西街，贼大队出，练勇、团勇骇走，遂溃，败入金鸡关，旋尽弃关入城。城内官民皆惶恐。县主出银钱，雇兵勇同去守，皆不去；幸一夜贼疑有埋伏，未敢窥关。时有官兵在城内。王游击勇不如妇人，智不及愚夫，畏贼如虎，不敢出城助战。王游击，山东武探花，名虎臣。

中里场被劫，分兵勇二百去守。领兵官马正品。

杀慕义乡胡乡约。前三日，胡乡约绑三人来献，有一是其亲属，县主审讯无状，谓不可杀。乡约坚持为贼，竟杀之。胡乡约得赏回家，即与贼同劫掠，且金鸡关抢出炮在伊家，被困上人拿来杀之。诬杀三人，一命何足以偿。然越三日即杀其身，报应之速，未有若斯之甚者也。

初五日，贼由金鸡关背后偷入。系本城张三魁所引。关失守，王游击不肯前进抵敌，但出屯于青衣砦外。贼至，游击先走，众皆争渡，雍塞溺水者数十。贼遂扎金鸡关，烧姚桥，宿河北街，劫掠民间衣食。县主雇人守河边，每人一夜银二两，有奸民得银在家宿者。

初六日，王游击帅兵勇防河，见贼一二十人来，先走，致众人皆入城。贼遂直入无人之境，竟日渡河，居东岳观、新添街、龙观山等处。每夜攻城，至晨始退，昼则四下搜掠。

初七，自烧四门外民房庙宇千馀家。武臣不能奋勇击贼，乃云民房稠密，恐贼藏其中，城上难施枪炮。一时之人，皆为所惑，遂将城外烧尽。呜呼冤哉！夫用兵原为安民，今贼甫来，尚未

受其害，乃先烧其屋以自害，岂得谓善用兵哉！以愚之见，贼散处庙宇民居，是由〔犹〕笼之鸡、网之鱼，正好搜拿斩杀。乃不能亲与贼敌，惟以烧屋使无所栖为计，古所未闻也。且贼未渡河之时，王游击既奉文统领，若有调处，先帅兵勇安营龙河边乾濠子，贼安能临城下哉。

初八，杀中里场王乡约及文生杨培基。县主申文进省，因路不通，命差役由中里场转过回夹门关。路阻，差役在莲花山一带抢掠人财物，被王乡约把差役当贼匪绑来。县主责云：“纵认不得差役，难道认不得文书？显系与贼同谋。”收在班房。隔数日，王〔杨〕培基来城保王乡约。县主问其来期，乃是贼渡河之日，遂与王乡约同杀。

初九，贼造长梯数十乘，被告奋勇者下城拿上讨赏。时建昌、阜和兵共有数百，并练勇团勇千有余人，俱未出阵。将与兵俱云，伊等原系调护省城的，被此截留，若要出阵对敌，须如赏格，送银五千。府县无奈，凑银二千，付与首事等现交；下欠三千，亦首事担承欵给。此银原系领兵官榷索府县的，今见首事等交纳，遂不敢独吞，即将此银作赏号，花费一千余两。

初十日，兵勇共出小队于东城门口。实未与贼兵刃相接，惟放枪炮，烧馐屋。贼暂退，踰时复集。

贼割水中坝、上坝两处菜子，填城下，与城齐。因江西馆砖墙未毁，贼恃墙蔽身，遂将菜子从墙内丢下，填与城齐。每夜攻城。初十夜，站菜子上，将入城，众皆张皇无措；建昌领官杨士奇教置火于菜子上，贼乃下。

贼掘深洞，用地雷轰城，被砖墙倒塌填塞。计不就。

十一日，夜将阑，哨楼垛口齐崩，贼直冲前。急调枪手放枪，百姓打石如雨点，贼始退。

先，上半夜，杨守备见攻急，谓城不可守，暗授意于兵，共弃城走。兵遂收拾帐棚，先行者私开南门，不料南门外有

贼，涌来阻塞。又被百姓闻知，赶到南门，跪请乃止。先出门逃去兵数十人。同逃百姓，有为贼所杀者、拥去者。

十二日，兵勇大队由东门出，追至新砦，乃得取附城贼梯数乘，菜子半分。

会川兵勇与奋勇由小北门出，打接应，才出门，逡巡不前，未见贼，先走回。城上百姓见之，共忿，百余人迫王游击同出。正与贼战，城上忽【鸣】金，遂收队。

十二日夜，贼□□马相杀。时官府于城隍驾前请阴兵相助。城崩时，□□□巨眼人在城上，遂不敢进。何由知之，出于被贼裹去逃回者所言。

贼首蓝大顺亲攻城，中石伤。

金鸡关贼兵被提督先行打败，关夺回。

十三日，贼去城，散于乡，劫掠高家坝、大兴场。小队到处收山，大队聚周公山。

市无米卖，县主发仓谷以赈贫民。时名邑与雅邑城市乡场罢市已久。及贼围城，小菜、柴、米、炭无一进城者。城内又添数万人，□米益少。县主于守城之穷民每日给谷二升，官兵咸集。

提督军伊克斯巴图鲁占，自邛来。初七日已到名山，任贼围雅城，逗□□□十三日，探贼去城，十四日始来雅。兵屯金鸡关至孝廉桥。

十四日，□□场兵勇闻贼退，故意转芦山，迁延回城。

自十三日贼退，兵不追赶，任其劫掠。官兵、屯兵及夫子随处劫掠，尤甚于贼。贼聚周公山，一二日无粮，皆顿敝。若有三、四百人上山擒拿，鲜有倖免者。无如提督占不发兵去，致贼下李坝，尽行烧□□□思经、晏场逃去。

十九日，提督占□□河，至大兴场。虽拥重兵，未杀一贼，但虚张声势。贼退一程，兵进一程，离五六十里，随贼逐走而已。

重庆领勇经历傅坤扎草坝场，不与贼战，且阻团上人与战。

孔坪、李坝先被贼烧，继被兵劫。龙堰坝、大兴场、桐梓、孝廉俱被兵劫无遗。

提督兵随贼至洪雅，径下峨眉。

建昌、阜和兵截留在城，十馀日始下峨眉。

严防堵，加城墙，守城如故。

另设欽银公□。此一军务，花费数万，道库银借用完，各行帮补亦用尽。先有团练公局，今又另设此，欽于众以为用。

时两广、两湖、江□□□江、江南、徽州、云南、贵州已乱十余年。去岁李短搭搭乱叙府、嘉定、眉州、青神，尚未收复。今李短搭搭之党蓝大顺又乱蒲江、邛州、名山及我雅邑。他处之惨虽甚，然不过耳闻而已。今到我邑为日无多，其惨已极，目击心伤，非同耳目可淡忘也。因为志之，并拟古风一首以寄慨。

出城无烟火，倏与荒郊同。可怜歌舞地，一片碎瓦红。所遗惟炉灶，残缺似半弓。馀烬虽稍有，兵勇打劫空。郁郁向谁诉，哭泣喊天公。满城无买卖，富人亦若穷。常恐相持久，食尽腹难充。此是城市苦，乡间更心忡。十里闻贼至，逃亡在山中。贼子搜寻遍，岩洞亦不容。少壮皆为虏，不用惟老翁。豆麦当草艾，房屋尽搜通。不烧便打坏，到处无完櫬。地窖藏难固，水浸计更工。贼子最好，将水灌地，水易入处，即是地窖。贼馀兵劫去，土匪又启戎。灾虽自天降，罪亦归人工。最恨为兵将，全无勇与忠。枉为皇上重，贵贱负宸哀。要银索食际，狰狞若熊熊。一经驱出阵，畏缩似柔豕。取胜仗枪炮，何尝刃交攻。贼退不追赶，任贼养威风。许久不出队，奸党日益丛。况值夏日曦，犁田正其时。小春皆已熟，耕收两误期。如若种难下，后必受其饥。惟愿兵与将，一旦发慈悲，去其劫夺念，御侮不为私。惟愿天默佑，在上暗扶持。

逐贼贼便尽，万户免仳离。四民各安业，降康补疮痍。太平由此至，普海乐雍熙。

又单为受兵处咏七绝一首

地皮刮尽实难居，无网兵灾胜以渔。所遗惟有田中稻，天若哀悯众蓼鱼。

贼复至记略

县分既隔，非同我雅之目覩，其事多不可知，惟据所知者记其略而已。

四月十一日，贼因攻峨眉不克，复来雅。道经晏场、望鱼石、大河边，沿途骚扰数日。过羊子岭，直入荣邑。时荣邑有团勇，堵击羊子岭，贼至不能抵敌，贼遂直入城，县官颜躲去。前月贼在周公山时，无路可走，占提台若肯围截追杀，正是贼灭亡日期。乃置之不理，使贼坦然而去。及贼至峨眉，随贼赶去，亦好追杀之日，乃第解峨眉之危，又放贼复到上方。送去送来，□□贼为玩好，即以贼为利藪耳。

十三日，提督占帅兵勇复咸集雅。盈城兵勇知贼在荣三日，不急去追杀，竟安坐在城。又命前去兵但安营于飞龙关，离荣邑城四五十里，殆将使贼闻风自走乎。噫，可慨也已！

十四日，杀贵州杨复兴。杨复兴，贵州人，系唐帽顶所领勇，给五品顶戴，与提督复来雅，后至。到大兴场，劫夺朱武举家，甚至与朱家人打仗，伤着朱武举，来喊冤於提督，立时斩决。又唐帽顶者，原系贼子，因与蓝太〔大〕顺不和，弃贼投诚於占提台者。其人打仗颇出力，但所领勇半是贼子，打闹尤甚。

十五日，贼去荣，入始阳镇，杀戮烧毁，甚於他处。贼在荣邑，不急遣兵与贼相拒，使贼势猖狂，上至黄泥堡，下至始阳镇，荣、天胥受其害，而将与兵晏然坐守，若无关痛痒者，呜呼哀哉！凡反乱之年，人皆曰兵慌马乱，吾独曰“兵闲马静”，何也？彼未出兵，尚要忧愁家务，为公为私，多事羈身。至一出

兵，内而仰事俯畜有资，已身口食盐菜足用，又搜劫人之财物银钱，除带回家外，日日拿来打牌饮酒，何等安闲。至於马放在田地中，无论禾稼豆麦，任其饱食，谁敢惊骇，何等安静。岂不是“兵闲马静”。到〔倒〕是民慌畜乱耳，何也？闻贼来而逃，要牵牛，又想猪，甚难两全。闻兵亦走，□夺猪，便捉鸡，必有一失。是“民慌畜乱”，乃为实也。虽然，兵固如是，但人性皆善，岂今之为兵者皆无良之人哉。总以平日无名将教之以忠勇之义，临出师又无号令之条以端其趋，所以兵勇皆不以杀贼为心，惟以图财为事；且恐把贼杀了，伊等无路取财。每每阳为杀贼，阴为让贼。十馀年来，贼不能平，职是故耳。且贼之打劫，尚分物之贵贱、人之贫富。官兵、屯兵、夫〔佚〕子之打劫，值钱者不待言，贱至破衣、铁钉、女鞋亦收去。富者姑勿论，穷至三升两升者亦不留。呜呼！此念此习，众行伍皆然。若要移其贪心，作其勇气，非有颇牧之贤将，乌能当此任哉！

十六日，探报贼匪尽去荣〔荣〕，上始阳镇。提督命府祖张、游击王带兵勇数百，同至荣察实。日晡始出城。贼在荣，兵在雅，相去九十里，俟贼打劫去后，乃上报曰：某日取回某城，贼又逃往何方。提督占公之用兵，往往如此。

十六日，天全失守。

十七日，提督占既委天全於贼，□欲合贼於邛。托言下邛，截贼去路，被百姓齐阻於辕门内，不果行。贼在天全，身为帅主，宜到彼地安营督战，如何舍贼不杀，远去邛以待？又何以即知贼复要到邛？岂不是明明与贼合谋！且四五日之内，连乱两县。虽兵皆发去，而此曰：我是大人派来守某处的。彼曰：我是大人派来守某处□□□□力与贼战，夥贼之情显然。可惜竭百姓脂膏，供此天诛□□将也。

十八日，贼到芦山打仗，不克而退。

十九日，府祖张、游击王自【荣】回，县主颜同至。荣经士民俱不欲此官复用。

忠州关联陞领勇五百来雅，安营於水月寺前。关志林领勇出身，以打贵州功补千总，其用兵有节度，敢战，自备粮草，愿出力打仗，提督占不用。拨城内陝兵一百去飞仙关助守。提督占仍发兵数百下邛。

四门外俱修炮台。

二十二日，下邛建昌兵四百至百丈，又调回雅。

荣经来请兵，未发。安坐在城，迁延不进。兵勇日费者民财，贼匪日靡者亦民财。四邑民不堪命，一贼未闻拿获。视民如土芥，护贼如子弟。元戎若此，何以对皇上而居高位哉！

二十四日，遣建昌兵去飞龙防堵。

忠州关志林与县主何愿拜门，愿去打头敌，先安营於老军山防堵。

二十五日，芦山士民来喊冤於提督。兵在天、芦十餘日，不去杀贼。及贼来与敌，枪乃是向天上打的。枪过之后，与贼交谈各退。每日惟以搜劫民财为事，甚且扯秧子、割芋麦为马料。噫！兵不杀贼，罪已难道，又害百姓，恶更莫极。与孟子所谓不容於死者，何以异哉！

五月十二日，领兵官吴嘉春奋勇与战於青山脚，毙贼数十人，贼退去。

初四日，调镇眉州兵一千五百来雅，初六日午时，始分遣出城。

十二日，提督占始诣飞仙关。来雅一月，惟遣兵扎口子，总不出令打仗。及到飞仙关，依然毫无动静。数县人民，悬心吊胆。万馀兵勇，优游自在。曷费钱粮，犹是小事。使一州之农，皆不得耕耘，纵使月内能逐得贼退，而秋来无收。是民尽死於贼，又将死於饥。乃全不以此为念。幸而贼退，犹引为己功，以固高位。纵能瞒得皇上，岂能瞒得众人。纵能瞒得远方之人〔以下似有脱文〕。《诗》不云乎，不愧於人，不畏于天。

丁游击等劝蓝大顺投诚。蓝大顺回书云：“兹值酷暑，征马暂停。捧接朵云，曷胜欢庆。据列台大人云，两军相和，克免士卒之苦；二家既睦，不致黎庶之荼。今帅一旅之师，无非倒悬是解；既将三军之众，原要涂炭不遭。台等频加爱护，我等敢云征诛。回忆瑶函，实属金石。本帅帅师在外，恒疏陋而寡闻，请向我主和之，所谓主者，指李短搭搭也。敢以下而傲上。特此布达丁大人金安，列台大人均安。大元帅蓝达。”闻丁游击原与蓝大顺最相得之友，今既为官，一正一邪，异若薰莸。念其相好之谊，劝其投诚，亦公私两尽之义。但既不投诚，则击而杀之，是杀贼也，非杀友也，忠义亦可两全矣。何以终未出一战乎？岂不私尔忘公乎！

十八日，省上来兵勇一千五百，由河北街径上飞仙关。提督占统兵数千，来雅一月有馀，若不护贼，肯出力打仗，早已将贼收拾净尽，何至下峨眉，复上荣〔荣〕、天，使数县之民，既遭贼害，又遭兵害，复烦省上来兵哉。呜呼，我数县之民，不知造下何罪，天乃假此贼匪与贼官荼毒我数县也。

六月初五日，眉州又来兵勇数百，系建昌中营刘参将所统。

初五日，关志林与贼战于垭子口，自食时至日晡，伤贼百余人。

贼大败，回天全。

初六日，统兵官吴嘉春与贼战于圈子岗，踏贼营三座。

灵关堵御游击何绍棠搭桥以便兵渡。

初八夜，贼渡桥夺灵关，杀官兵百姓，放火烧关，抢去大炮□尊，药丸尽夺去，遂住扎灵关及双和场。后闻此桥乃是蓝大顺出银买搭的。

十二日，提督占撤兵，由名邑赶下邛州。贼欲下邛，邛州关隘防堵甚严，必不能骤至。若即由灵官〔关〕追去，贼首尾受敌，何难一网打尽。乃贼未到邛，遂将兵撤去，既不对敌于前，又不追赶于后，此何故哉！闻得下邛兵来雅云，提督得银

若干，乃知两月按兵不动，原为银子未到手；及银到手，即放贼逃去，已亦抽身下邛。申文上奏又言将贼杀败，今又逃下邛州。呜呼！贼臣古来有，未闻身为帅主，乃伙贼害民，有如此之甚者也。

十五日，贼出火井。

十六日，关志林在州捕餘匪，县主调回雅护城。

贼下邛，俱由山边小路过大邑，至崇庆州元通场扎营。自此离贼愈远，不能为记。

通计自前三月，贼烧蒲江，提督占即统兵到邛州，不战一战。即贼到名，彼仍住邛州不进。及贼去名围雅城，彼又进住百丈，不来解围。至贼攻城不下，散在乡野，彼乃长驱而来，扎孝庶桥，毫无号令。迁延六日，始过大兴场，仍按兵不动。俟贼下周公山，烧李坝、孔坪，打劫一路，由晏场下洪雅，至峨眉。彼又俟贼围峨眉急，乃去解围。围解不战，放贼复由雅到荣。彼又赶到雅州，住将一月，任贼烧始阳，住天全，彼乃到飞仙关去扎营。前后两月，不出一战。名为提兵剿贼，实为养贼害民，犹以元戎自居，岂不愧死！余有《对向日葵忽念及占提台》七绝一首：

亭亭向日本真诚，不戒而孚性自倾。草木犹醉临照德，不似今日占提兵。

天全人有美关志林诗一首：

破敌将军忠勇关，宏开甲帐驻天全。孤军直入盘河战，圣裔方知不等闲。

美吴嘉春：

旗帜纷纷进始阳，连珠炮响震山冈。宫中教美能鏖战，十日干戈胜七场。

其刺占、丁、薛三人三首未录。

十一年六月，何蚂蚁据名邑两月，雅调关勇及官兵、士兵扎营城

外数十日，被害与相等。予亦有记，恨为鼠子咬烂，遂不能与此记并存。

皇上见奏骂奸臣诗：

百尔臣工著锦袍，何曾益朕半分毫。三杯美酒群黎血，半盏残羹万姓膏。君泪下时民泪下，哭声高比歌声高。群羊遍地豺狼喜，辜负国恩是尔曹。

成都府刺曾制台对联：

昏浊浊节制全川，自冬及春，自春及夏，自夏及秋，七八月梦瞢无知，任随张濮小人辈，侵吞国帑，克扣军粮，透漏捐输，钻营缺分。可怜一事未闻，罔号闰王邀众望。

眼睁睁草菅人命，由叙而嘉，而嘉而雅，由雅而邛，数百万生灵被害，直许傅占大帅门，得银纵贼，受贿升官，临阵脱逃，见死不救。若使九重降罪，即登鬼籙也羞颜。

又省城中士民对联

曾制军不敢出征，连失四五城。任民逃，听民哭，随民从逆；甚至使民毙于水，毙于绳，毙于枪炮戈矛，置若罔闻。伤哉亿数生灵，尽丧在曾不征之手。

占提督弗能敌战，相持六七月。跟贼行，受贼贿，与贼通风；并且教贼攻某州，攻某县，攻某乡村市镇，肆行无忌。惜乎百万国帑，半上了占不战之腰。

附录反贼李短搭搭对联

杀贪官以救民，原为黎民造福；
分豪户而济众，但愿大众归心。

附录：雅安围城记

雅于汉时为汉嘉郡。唐改雅州，置牧焉。迄明仍其旧。国朝升州为府，分六属隶之。雅安其首县也，与道府同城。有黎雅营游击、守备、千总各员弁。地当川南咽喉，水陆通衢，素称繁剧。

予自戊午春，由崇宁调补斯邑。莅任后，偏历各乡场市镇，窃见山川合抱，旷宇天开。左飞龙，右金鸡，飞仙峙于前，竹青卫于后，四关雄胜，甲于蜀都。汉武乡侯经营南方，兵从此进，得地利也。因与游击庆公结游求武备。时署本府萧公时警亦留心时事，谓邻省多难，守具不可不修，劝令捐置劈山大炮二十尊。众皆笑之。以为雅郡阻山带河，前明猷贼之乱，蹂躏几遍，尚为贼踪所不到，盖私享太平已阅数百年于兹矣。是岁，予以卓异调取引见，布置未竟，即匆匆卸事。

越明年秋，由京回蜀，滇匪已陷筠连、庆符、高县，直逼叙府。风鹤之警，到处皆惊。邑西沙坪场，有赛巴教滋事之谣，传入省会，大宪忧之，札飭星夜兼程回任。予抵署，询摄篆吴公云程，谓已解散矣。予曰，祸根未拔，终恐萌蘖复生。视事未逾月，而学宪按临，城中文武生童，及外来商贾，聚以万数，稽查大难。民间又伪言土匪乘考起事，无故自惊。予阳置不闻，阴派壮勇百余名，多制号褂，并令闲散人等，广穿备数，昼夜在城厢内外巡逻。人亦不知予勇之几何也。复与本府密启学宪，以教场离城远，文武同时并出，防有意外之变。请先校步射，以散其势。后阅马射，则人数亦无几矣。学宪颺之，临骑试，不终日而毕。

邛州文生徐天锡等，谋变应逆，经州牧许公培身拿获正法。其余党正盛，有泥学院行。予亦以庚子弟兄同年故，款留卒岁。学